

2015 德國書市中的女性書寫與男性得獎者

大葉大學歐洲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 林美琪

* 凱特琳娜·班蒂森 (Katharina Bendixen) — 探究心靈深處的德語女作家

2015 年的暑假，拿了歌德學院給德語教師在職訓練的獎學金，到萊比錫待了一陣子，在萊比錫參加了一場凱特琳娜·班蒂森文學作品的朗讀會，發現了德語文壇非常特殊的一種新風格，一種多愁善感（Melancholie），卻又極為冷靜沉著的基調，當晚的朗讀會結合班蒂森的文學作品，以及波蘭籍女歌手卡洛琳娜（Karolina）的音樂，地點在萊比錫的一個文化沙龍。這個做為文化沙龍的房子是十九世紀的老房子，由萊比錫文化部稍做整修，讓文化工作者在此工作、生活一、兩年，卡洛琳娜和她兩個女兒以及她的德籍先生都住在沙龍裡面，是駐沙龍音樂家。萊比錫的音樂風氣極為盛行，巴哈曾經在此教堂擔任樂師，並且建立著名的合唱團，孟德爾頌也曾經在此工作過，因此萊比錫每年夏天都會在動物園旁的玫瑰谷（Rosenthal）舉辦露天音樂會，而所有喜愛古典音樂的樂迷們帶著毛巾、小椅子、坐墊，推著娃娃車，牽著寵物或男女朋友，躺著或坐在草地上聽音樂，很是享受人生。主題再回到沙龍中的文學與音樂，凱特琳娜·班蒂森是 1981 年出生，就讀萊比錫大學，主修圖書學與西班牙學，她是少數年輕作家當中，可以以寫作為生的專職作家，因為她還為文學雜誌《詩意》（poet）擔任散文部分的編輯工作；此外她還從事青少年文學的翻譯工作，將少年文學作品由英文翻譯成德文，2012 年至 2013 年間，班蒂森獲得獎學金，得以成為駐城堡作家，在蘇里士德城堡住了一年，並專職寫作。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政府為了活化古蹟，或者文化資產，常會徵選駐地的作家，讓寫作的人可以經濟無慮地在古老的建築物當中生活一段期間，將自己的身體和心靈與古老歷史生活經驗幻化為寫作的題材與靈感。班蒂森 2012 年間寫作，於 2015 年正式出版的作品，《只要你要的話，很樂意》（Gerne, wenn du willst）便是在這種氛圍下所產生的創作，這本書共包含十三篇短篇敘述，分別是〈小女孩〉（Das Maedchen）、〈到大海〉（Ans Meer）、〈我的養父母〉（meine falsche Eltern）、〈準備婚禮〉（Hochzeitsvorbereitungen）、〈有個門開了〉（eine Tuer geht auf）、〈冒險〉（Abenteuer）、〈我們都是病人〉（Wir sind die Kranken）、〈只要你要的話，很樂意〉（Gerne, wenn du willst）、〈世界的終點〉（Das Ende der Welt）、〈我在電影院裡看到我自己〉（Ich habe mich im Kino gesehen）、〈這三個男人〉（drei Maenner）、〈衷心地哀悼〉（Herzliches Beileid）、〈到森林裡去〉（In die Waelder），看這些標題便知道這是一本深入探索內心世界的書。在萊比錫的朗讀會當中，班蒂森分別朗讀了前三個作品：〈小女孩〉、〈到大海〉以及〈我的養父母〉三個作品，三個作品於朗讀會當中

和卡洛琳娜自己創作的歌曲與吉他伴奏相互搭配，文學的冷色調和音樂的暖色調彼此調合，使得德國萊比錫朗讀會的會場－音樂沙龍，氣氛十足，有音樂與文學的色調調合，有旋律與心靈交互律動，是一場令人難忘的文學朗讀會。

在會後，筆者向作家與音樂家提問，詢問她們倆合作的方式與機緣，她們表示認識了很久，常常是卡洛琳娜讀了班蒂森的作品後，就會有音樂作品的發想，經常是對日常生活的反省與思考，卡洛琳娜是波蘭裔的外來移民，從小跟隨母親在德國生活，創作的語言除了德文之外，還有波蘭文與法文，除了在文藝沙龍舉辦音樂會與朗讀會之外，卡洛琳娜也到郵輪上演唱，走遍世界很多地方，藉著音樂認識很多不同的文化，這些多元文化的饗宴也非常明顯地表現在她的音樂風格中－非洲音樂的元素、歐洲音樂的旋律，甚至有亞洲音樂的創作因子，她和班蒂森的風格迥異，是對生命充滿熱情與力量的音樂工作者，聲音渾厚飽滿，肢體動作很大，除了吉他之外，還配合電子 medi 的伴奏，有時加上口琴的間奏，是熱力十足的音樂工作者，她和班蒂森似乎像磁石上的正負兩極，完全不同的文學和音樂風格，卻互相吸附，彼此補充能量，班蒂森的文學風格簡單，文學當中所探討的問題卻非常的複雜，好比她在〈小女孩〉一文當中敘述和敘述者如影隨形的小女孩，這個小女孩伴隨著她的失戀經驗，伴隨著她到海邊渡假，伴隨她尋找生命和生活的意義，重新省視獨居生活的內涵：

這個小女孩整個禮拜都穿著同樣一件有洞的毛衣，連睡覺都沒脫下，她晚上睡在沙發上，白天則翻翻旅遊手冊，然後離開住處幾個小時，最晚吃飯前她一定會回來，靴子上和褲腳沾滿泥土和乾枯的葉子，我晚餐的桌上擺得滿滿的食物，有三、四種的乳酪，還附上餐巾紙和金的鹽罐，黃瓜和番茄，還有自己做的布丁當飯後甜點，我不會招呼小女孩吃飯，她自己也不會主動用餐。（注1）

在朗讀會上有人問班蒂森這個小女孩到底是誰，作家開放了讀者想像的自由空間，並沒有給予明確的解答，筆者的解讀為下：小女孩不需進食，只有敘述者和一個女性朋友看的到，一般人並無法察覺小女孩的存在，而認為敘述者和小女孩說話時是喃喃自語，進而認為她精神狀態有問題。「我無法確定別人是否也可以看到她，有些人似乎可以察覺，其他的人用非常奇特的眼光看著我，當我和小女孩解釋，我們兩個不能同時擠在同一個更衣室裡頭。她還是硬是和我擠了進去，觀察鏡中的我如何換上一件黑色有金色圈圈的洋裝。」（注2）敘述者將小女孩描述為在更衣室當中看著自己鏡中的另一個自我，一個心中不被社會主流價值承認的流浪小孩，心靈與住所都無所依歸的飄盪靈魂，非常貼切地描繪了女子失戀之後的心理狀態。

〈到大海〉（Ans Meer）所觸及的主題亦是女性身體與心理的經驗，一個懷孕之後拿掉小孩的女子，因為感情與生活遇到瓶頸，於是到海邊的餐廳打工，思索自己的未來：「生活只有一個基本原則：去海邊，考試沒通過：去海邊；工作沒了：去海邊；男朋友跑了：去海邊；母親病重後過世：去海邊；可能懷孕了：去海邊；拿掉小孩之後：去海邊；沒錢去海邊：還是可以去海邊。」（注3）〈到大海〉延續班蒂森一貫的冷靜基調與多愁善感，描述女主角在海邊的餐廳打工，觀察有機餐廳老闆和老闆娘及老闆的母親三人之間的親屬互動，對於不同的世代的

女性有著生靈活現的描寫，最重要的是，她直擊女性的心靈世界，以一種旁觀卻又直覺的書寫方式，描述女性的喜怒哀樂和感情世界，她的書寫為德國文壇帶來與眾不同的調性，一種冷淡而且疏離的女性聲音，有著與男作家截然不同的書寫風格，且直視女性心理與存在意義新聲音。

*2015 德國書籍得獎者：法蘭克·維茲爾（Frank Witzer）

維茲爾獲獎的小說有著長長的書名為《紅軍派的產生：來自一個強迫性憂鬱症患者青少年的發明》（Die Erfindung der roten Armee Fraktion durch einen manischen-depressiven Teenager im Sommer 1969），這個作品的敘述者是一個進入青春期的小男孩，十三歲半，開始對政治與人生的意義感興趣，時代背景為 1968-1969 年學生運動的年代，也是德國剛剛要走出戰後傷痕的年代。整本書的書寫形式非常多樣性，包含對許多行動場景的內心獨白；對許多哲學命題思考的對話紀錄；整部作品充滿了年少的瘋狂與幽默，學生運動的時代氛圍，以非常特殊的形式，呈現在讀者的面前。將 1968-1969 年代的政治、流行文化透過文學的方式再度呈現。德國書市協會主席漢利希·莉特米勒（Heinrich Riethmueller）論及為何選擇這本書為得獎作品時提到：「這本書的獲獎是為了讓大家不要忘了其他的書！」德國書籍評審團由七人小組成員組成，2015 年的評審名單為維也納慶典報的記者、南德日報副刊編輯、北德廣播記者、司徒加特書店老闆及自由評論家組成七人評審團，一起由 2015 年新的出版品當中選出長書單，再從長書單的書目縮小範圍為短書單，入圍第二輪短書單的作品除了法蘭克·維茲爾的得獎作品之外，還有 Jenny Erpenbeck 的作品《走的現在、過去和完成式》（Gehen, ging, gegangen），Rolf Lappert《關於這個冬天》（Über den Winter），Inger-Maria Mahlke《如你們所願》（Wie ihr wollt），Ulrich Peltzer《更好的生活》（Das bessere Leben），Monique Schwitter《其它當中的一個》（Eins im Andern）。

這個作品獲得兩萬五千歐元的獎金，相當於九十萬臺幣的獎勵，對於一個作家而言，實在是非常實質的鼓舞。值得一提的是：其它入圍至最後一輪的上述作品，各獲得兩千五百歐元的獎金，相當於九萬元臺幣，這些作品由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9 月中的一百九十九個作品中脫穎而出，實屬難得。這個獎項的贊助者主要有德意志銀行基金會、德國書商協會及法蘭克福商展，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國家銀行以實際金援的方式，支持閱讀與寫作的文化活動，足見德國民族對書籍之重視程度，德國之音廣播公司更負責得獎書籍的宣傳與報導，讓德國海內外均能透過媒體對得獎作品有深刻的認識。這次獲獎的作品有著非常特殊的封面，如右圖所示：在封面圖中只見一個小男孩的頭，不見他的五官及任何樣貌的特徵，臉上所呈現的即是這本書的書名，並且用紅色字樣呈現，顯現左傾思想的象徵。

作者本身從小學音樂，彈鋼琴、彈古典吉他，也拉小提琴，畢業於德國中部黑森邦維茲巴登（Wiesbaden）的音樂學院，1955 年出生於維茲巴登，2015 年他獲得最佳德國書籍，對作者而言，實在是最後的六十大壽



賀禮了。1975 年法蘭克·維茲爾開始發表詩作，一開始發表的園地均是非主流的文學雜誌，例如《夜晚咖啡廳》（Das Nachtcafé），他的第一本詩集出現於 1978 年，有著浪漫的書名《陳腔濫調中的安靜夜晚》（Stille Nacht in Cliché）。2001 年他出版了小說《藍月小嬰孩》（Bluemoon Baby），故事敘述一個黑森邦中部文科高中老師和美國維斯康辛州的間諜道格拉斯之間的故事，藉由這個作品，作者成功的結合文學與流行文化，並且成功地運用了解構主義的文學理論來描述間諜小說，這本得獎的小說法蘭克·維茲爾於三年前便完成，並且於 2012 年獲得 Robert Gerhard 獎項的肯定，由此可見，這部作品著實從各種面向與角度看來，都是一本難得的佳作。值得一提是，維茲爾不僅寫詩、寫小說並且翻譯而且畫畫，加上他的音樂天分：彈鋼琴、古典吉他和拉大提琴，實在是藝術上多重天分的作家，2013 年他由英文翻譯著名美國音樂歌手比利·哈勒第（Billie Holiday）的傳記《女士唱藍調》（Lady sings the blues）；2007 年他為著名已故德國作家艾利希·凱斯特納（Erich Kästner）的作品《發賓陽》（Fabian）重新繪製插畫並且書寫讀後感；1987 年他也為烏裡·貝克（Uli Becker）的詩作〈感覺的最高點—情色詩作〉（Das höchste der Gefühle— Erotische Gedichte）繪製插圖，此外，他還由法文翻譯了一本書名頗為情色的作品《性欲的書》（Das Buch der Lüste）。他在音樂上的天分也絲毫沒有浪費，早年 1978 年時他與烏裡·貝克和托兒·華爾德合作錄製了唱片，標題為「香蕉共和國，詩意與對社會現實的聲響」，從這些經歷看來，維茲爾對流行音樂文化的參與極早，政治敏感度也極高，寫作背景常設置在他成長的黑森邦當中，敘述自我熟悉的人、事、物，運用半自傳性的色彩參與作品的規劃與角色設定。1955 年出生的維茲爾在得獎書中所敘述的年代：1969 年也正值青少年時期，因此，描述起少年主人翁的心態與時代背景來，更是得心應手。此外他綜合性的藝術天分，也是讓他作品獨樹一格的重要元素，藉由音樂的聲音體驗，美學的感官刺激與文學的詩意，便造就了這部 2015 年的得獎作品。南德日報副刊的書評如此評論這本書：「這不是件季節性的物品，而是影響深遠的小說。」（注 4）所謂影響深遠包括他對戰後德國歷史的描述，對現今德國社會的看法，對政治與時事與文化投注關愛的眼神，並且用一個孩子的眼光，以青少年有限的生活場域，來描述時代性、政治性與歷史性，時屬不易。德國法蘭克福文匯報也非常推崇這部作品，認為這部作品不管在形式或內容均優質，而且成功又聰明地敘述了一個政治分裂的時代。（注 5）

* 結論

不管是 2015 年德國書籍獎的男性得獎者，抑或是 2015 年仲夏之夜萊比錫朗讀會直擊心靈深處的女作家，他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非常獨特的個人風格，以及獨一無二的書寫重心，班蒂森描述女性的存在危機，失去感情的依靠，失去孩子與愛情的溫度，失去理智與不被理解的痛苦，她的基調冷冽，文字風格極為簡潔，擁有屬於自己的心靈與新創語調，重要的是她還很年輕，三十來歲，未來的作品非常值得期待。維茲爾已年滿六十，2015 年的他在寫作歷程上，似乎達到另外一個登峰造極的里程碑，獎項的肯定之外，還為自己在藝術創作的歷程上，增添了不同領域的成就，有音樂美感的語言與文學，畢竟添加音響上與視覺場景的效果，加上歷史與

社會的反應，一向是德國文學的重要元素，因此維茲爾以這個作品連續獲得兩個重要的獎項。朱莉安·瑋柏（Julian Weber）對此作品有如下的評論：「法蘭克·維茲爾的大作充滿流行音樂，後學生運動時期與小城風光，對西德的書市而言，他的反叛極為成功。」（注6）維茲爾書中的反叛靈魂和班蒂森書中疏離而游走社會邊緣的女性角色，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在時代潮流之下，找尋自己的定位，找尋自己獨一無二存在價值並且找尋自我靈魂的歸處。

注釋

1. 原文出自〈小女孩〉（Das Maedchen）. Katharina Bendixen, Gern, wenn du willst. (P. 12) 中文由筆者自行翻譯。以下為原文：Das Maedchentrug die ganzeWochendenselbenloechrigen Jo-Mirror-Pullover, nichteinmalzumSchlafenzogesihaus. Die Naechteverbrachtees auf der Couch, tagsueberblaettertees in Wanderfuehrern und verliess das HausfuereinpaarStunden. SpaetestenszumAbendessen war eszurueck, mitdreckigenStiefeln und RestenvertrockneterBlaetter an den Hosenbeinen. Ichdeckte den Tischimmerreichlich, mitdreiodervierKaesesorten, miteiner Serviette und demgoldenenSalzstreuer, mitGurke und Tomate und einemselbstgekochten Pudding zumNachtisch. Dem Maedchen bot ichnichts an, und esgriff von sichausnichtzu.
2. 原文出自第8頁 Ich war mirnichtsicher, ob die anderenesauchsehenkonnten. Mancheschieneneszubemerken, anderschautenmichmerkwaerdig an, alsichdemMaedchenerklaerte, dasswirnichtzuzweit in eineUmkleidekabinepassten. Esdraengtesichdennochmithinein und beobachteteim Spiegel, wieich in einschwarzesKleidmiteinem Muster ausgoldenenKreissenschluepfte.
3. 原文出自第17、18頁 Das Lebenbasiert auf einereinzigen Regel: ans Meer. Ist man durcheinePruefunggefallen: ans Meer. Hat man seine Arbeitverloren: ans Meer. Ist der Freund wegelaufen: ans Meer. IstnachlangerKrankheit die Mutter gestorben: ans Meer. Moechte man endlichschwangerwerden: auchans Meer. NacheinerAbtrebung: immerans Meer. Hat man kein Geld fuers Meer: trotzdemans Meer. EinenFerienjobsuchen. Kann man schwimmen: Bademeister. Kann man tragen: Ernehelfer. Kann man gar nichts: Kennerin.
4. Helmut Böttiger. Dies ist keine Saisoware. Dies ist ein Roman mit Langzeitwirkung. Süddeutsche Zeitung.
5. Nicole Henneberg. Kaum ein Roman der vergangen Jahre hat Form und Inhalt in eine derart zwingende Beziehung gesetzt wie Frank Witzels Opus Magnum. Ein kluger und doppelbödiger Roman auf der Messer schneide eines politischen Bruchs. FAZ, Juli 2015.
6. Julian Weber. Frank Witzels großer Roman über Popmusik, Post -68 und Provinz: Ihm ist damit ein westdeutsches Buch der Unruhe gelungen. Die Tageszeitung. April 2015

參考文獻

1. Katharina Bendixen. Gern, wenn du willst. Leipzig: Poetenladen, 2012
2. Frank Witzel. Die Erfindung der Roten Armee Fraktion durch einen manischen-dpressiven Teenager im Sommer 1969. Berlin: Matthes & Seitz, 2012
3. Nicole Henneberg. FAZ, Juli 2015
4. Helmut Böttiger. Dies ist keine Saisoware. Dies ist ein Roman mit Langzeitwirkung. Süddeutsche Zeitung.
5. Julian Weber. Frank Witzels großer Roman über Popmusik, Post -68 und Provinz: Ihm ist damit ein westdeutsches Buch der Unruhe gelungen. Die Tageszeitung. April 2015